

母亲离世已经数载。回顾过往，我对母亲总觉尽孝太少，时常感到愧疚和自责。但有一件事我却没有留下遗憾，那就是在母亲88岁高龄时，我带她去祖国首都北京进行了一次冒险的“抢救性”旅游。

母亲作为一个农村妇女，一生吃苦受累，熬了大半辈子，直到我参加了工作，才有幸离开穷乡僻壤，跟随我在梁山县城安顿下来。1984年底，我从梁山调到菏泽工作，母亲又随我来到菏泽生活。从农村走进“县衙”，之后又从“县衙”来到“州府”，母亲算是长了见识，开了眼界，见了世面。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去过更远更大的城市。

我一直想带母亲到外面的大城市走一走、看一看。早年，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拮据，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后来，经济条件好转了，我却整天忙于公务，忽略尽孝，带母亲外出旅游的事便一直搁着。眼见母亲年事已高，身体渐衰，我忽然有了一种紧迫感，决定在母亲有生之年，带她到北京去一趟。

2000年9月15日，我利用短暂的休假时间，与大姐、姐夫一块带着母亲，晚间登上了去北京的列车。母亲坐在火车上，显得既好奇又兴奋。火车掠过一望无际的平原，风驰电掣般地向北疾驶，车轮发出的“铿锵铿锵”的带有节奏的响声，似乎是在演奏着“北京、北京”的雄壮进行曲，听起来美妙极了。

一路顺利，7个多小时后，我们到达了北京西客站。在北京工作的一个亲戚，早已开着一辆面包车在那里等候。汽车驶进了北京德胜门外大街的一家宾馆，稍作休息后，我们便开始了北京的旅游之行。

去的第一个地方，当然是早已谋划好的天安门广场。走进庄严神圣的天安门广场，只见人山人海，游人如织，但像母亲这样高龄的老年游客，并不多见。以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和高高飘扬的国旗作为背景留个影，是绝对少不了的。耸立于天安门广场中心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引起了母亲的注目。我与大姐搀扶着母亲，环绕着高达37米多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慢慢地走了一圈。母亲不识字，她看不懂毛主席亲笔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那八个镏金大字的含

义；看不懂碑座四周的汉白玉浮雕上的那一幅幅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斗争画卷意味着什么；也没有亲眼见到过无数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英勇牺牲的壮烈场面。她只知道，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都是好人。因为她曾亲眼见证了当年的“八路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老百姓鱼水情深。

那天真不巧，毛主席纪念堂没有对外开放。母亲拄着拐棍，伫立于地，两眼向南凝望着安放毛主席遗体的这座肃穆庄严的建筑物，若有所思。我能读懂她的心情。是毛主席使老人家领导穷人打天下，使广大穷苦人翻身得解放。母亲对毛主席和共产党怀有很深的感情。

母亲累了。大姐将她扶到毛主席纪念堂北

花缭乱，目不暇接。我现学现卖，给母亲当起讲解员。但母亲似乎不愿过多了解这里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500多年的历史，没有兴趣去关注曾经生活在这里的24位皇帝，也不想知道这里演绎了多少神秘莫测的宫廷秘闻故事，只知道这里是古代朝廷的金銮殿，是过去普通老百姓绝对无法进入的地方。

我们一家簇拥着母亲行走在熙熙攘攘、摩肩擦踵的人群里，时常引来其他游客惊异的目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是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优秀文化道德传统。人们看到母亲走来，纷纷予以避让。

路过北海公园，我忽然想起，母亲从来没有见过大海是什么样子，干脆趁这次机会带她去看

姐姐怕母亲身体不支，从甲板把她带到船舱坐下。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我们随着游轮重新回到岸边。这是母亲一生唯一的一次游览大海，她显得心满意足。

在北京那几天，母亲“超常规”发挥，她以异乎寻常的表现，在我们的陪伴下，还游览了颐和园、动物园、亚运村等北京著名景点。这大大超出我们的预料。

五天之后，我们登上了返程的列车。一路上，车轮照样发出那“铿锵铿锵”的声响。不过，听起来好像已由去时的“北京北京”的雄壮进行曲，演奏为“成功成功”的胜利乐章。回到菏泽，母亲津津有味地向别人讲述她的这趟北京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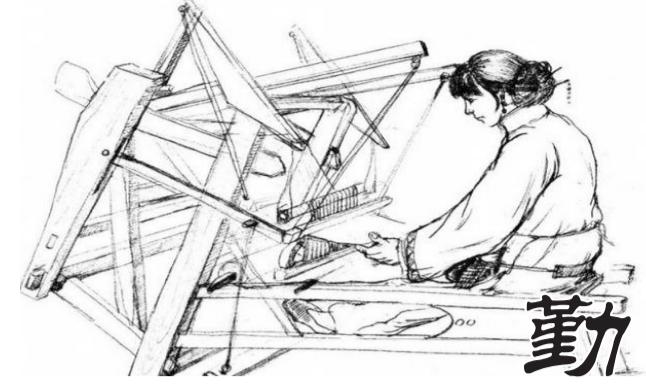
四年后秋季的一天，母亲走路不慎跌倒，摔坏了股骨头，再也无法站立，在病床上一躺三年，于2007年10月与世长辞。后来，我每每回想起母亲生前88岁高龄的那次“抢救性”北京旅游，总是回味无穷。我做了一件没有留下遗憾的事情。我知道当时我是以什么样的勇气和决心作出这样的决断，也知道母亲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完成了那次不可想象的整个旅程。

母亲离世已近13个年头。如果母亲还健在，我还会尽一切可能带她再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会尽可能地再多尽一些孝道。然而，子欲孝而亲不在。母亲永远不可能再回到这个世上，我再也没有孝敬母亲的机会了。我心里一阵阵隐隐作痛，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哪怕母亲年事再高，但她永远是我感情停靠的港湾；她始终是我不可替代的精神支撑。母亲在世，她始终是我心中的牵挂；母亲离去，那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母亲活着，我尚有来路；母亲不在，我只剩归途。自古“忠孝难两全”，那是过时的观念。既尽忠，又尽孝，这才是当今做人之本、成事之道。

母亲离世已近13个年头。

如果母亲还健在，我还会尽一切可能带她再去外面走一走、看一看；会尽可能地再多尽一些孝道。然而，子欲孝而亲不在。母亲永远不可能再回到这个世上，我再也没有孝敬母亲的机会了。我心里一阵阵隐隐作痛，眼眶里充满了泪水。哪怕母亲年事再高，但她永远是我感情停靠的港湾；她始终是我不可替代的精神支撑。母亲在世，她始终是我心中的牵挂；母亲离去，那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母亲活着，我尚有来路；母亲不在，我只剩归途。自古“忠孝难两全”，那是过时的观念。既尽忠，又尽孝，这才是当今做人之本、成事之道。

母亲离世已近13个年头。



母亲姓张名秀贞，是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有着中国农村妇女共有的勤劳、善良、贤惠、俭朴等美德。

听母亲说，他们结婚时，祖父和父亲都是黄姓地主家的佃户。1928年，我姐出生。祖父因年老体弱辞掉了黄家的土地回家自耕自种，当时家里除祖父母外，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叔父和小姑，七口之家，三亩薄田，难以维持生计。

为了赡养双亲，抚养弟妹，父母相商后，毅然带着两岁的女儿离开家，到十里之外的孔楼村为地主老三当佃户。1931年，我哥出生。在孔楼的八年期间，母亲除农忙时帮助父亲干点农活之外，大都在家照顾一双儿女，农闲时还跟着孔老三的娘太学习绣花和织布。由于母亲心灵手巧，绣花织布的技术居然超过了姨太太。

1938年秋，父亲又到城北刘庄刘姓地主家里做佃户，直到1943年父亲病逝后，母亲才带着15岁的姐姐、12岁的哥哥和出生刚四个月的我回到了老家。

当时祖父母均尚在，叔父和小姑均已结婚成家。祖父晚年丧子，悲伤不已，看着孤儿寡母的长子一家，常常唉声叹气，暗自垂泪。为了共度时艰，祖父和叔婶相商：能否不分家，两家合在一起共度荒年？可惜当时叔婶年轻气傲，目光短浅，坚持分家。祖父无奈，只好把仅有的三亩薄田留出半亩自种，剩下的三分之一分家单过。从此，母亲就用她那孱弱的双肩挑起了全部的生活重担！

听母亲说，分家后的一天夜晚，母亲从祖父母窗前经过，正好听到二老在议论家事。祖父说：“她娘，我睡不着，大小儿（指父亲）死后，张大姐（指母亲）领着三个孩子怎么过呀？”祖母说：“我也愁呀！你说咋办？”祖父叹了口气说：“张大姐是个好儿媳！跟着大小儿在外种地十三年，啥苦都吃了！我看她不会撇下孩子嫁人——可是这年头谁帮谁呀？难哪……”母亲听到这里，强忍泪水，跑回房内偷偷地哭了大半夜……

母亲是个有志气的人！她擦干眼泪，思前想后，一夜未眠，下定决心：不能让人看不起！要对得起死去的丈夫！更要对得起活着的儿女！于是，母亲让外祖父帮忙买了架织布机。从此，她白天织布，夜晚纺花，靠纺花织布养儿育女……

母亲织的花布又快又好，色泽、样式、质量更比一般人强，这引来了邻里的称赞和喜爱。那时“洋布”既贵又少，普通百姓根本买不起。于是，遇到娶媳妇嫁女的喜事，都请母亲为他们织几床花被子或织几匹花布作嫁衣。慢慢地，母亲织布的手艺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到了附近邻村，好多人请母亲去他们家织布。每至此时，母亲就安排好附近邻居照看我哥，然后带着我到邻村织布。少则一月二十天，多则三两个月。回来时，主家或给点工钱，或给些粮食米面作为酬谢。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母亲从未睡过一个囫囵觉。我常在睡梦中被母亲喻喻的纺车声或嘎吱的机杼声所惊醒。当我睁开惺忪的眼睛，看到母亲在如豆的昏黄的灯光下，正一抽一抽地纺线，或一梭一梭地织布时，我的心好痛好痛……

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每年冬天我都要为母亲刮椿胶。我至今都记得母亲那双因劳累过度而青筋暴露的粗糙大手和两根弯曲变形的食指，更忘不了每年冬天母亲两手因冻累而破裂的深浅不一、大小不等的伤口。为了减轻疼痛，母亲总让我为她刮椿胶疗伤；把刮下的椿胶放在灯上或火上烤化，然后快速地敷在伤口上。有时椿胶太热，母亲常常会疼得直打颤……

母亲的晚年是幸福的，因为我有了赡养母亲的能力，妻子儿女对母亲也极为孝顺。只是现在，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何等的憾事啊！愿母亲的在天之灵安息！



写给母亲

□ 刘厚珉



每逢农闲时，针线筐更是母亲最忠实的伴侣。母亲要在那个时候，把我们一家人的棉衣以及四季鞋子准备齐全。母亲做的那些衣服和四季鞋袜，尽管现在看上去不够精致，穿上去是那么暖和，母亲把对孩子和对父亲浓浓的爱都深深地缝进了那密密麻麻的一针一线中。那一针一线的缝缝补补，陪着我们度过了多少个四季寒暑；她那夜以继日的缝缝补补，织就了我们童年的幸福生活；她那勤劳务节的缝缝补补，养成了我们不畏艰难的坚韧性格。

如今母亲年龄大了，生活的现代化也不再需要母亲辛苦地缝缝补补了，但母亲的针线筐作为对艰苦岁月的见证，对成长往事的纪念，对勤俭家风的传承，对母亲伟大的赞叹，此生此世不会尘封在岁月里，遗忘在角落里，一定会珍藏在记忆里，铭刻在生命中。

## 枣馍的记忆

□ 王益华

我小时候是在鲁西南的农村长大的。那时的农村，根本吃不上白面馒头，吃的是玉米窝窝。

到了秋天，刮风下雨后，地上落下的枣，娘认真地捡起来，洗净，切开，放进玉米面内，发好面，娘做成一个个玉米枣窝窝。

我倚着厨房门口，看炊烟袅袅，听风箱呱嗒。眼睛时刻盯着锅上的蒸汽，眼巴巴盯着锅，此时此刻玉米面香和枣的甜，彼此交融，弥漫在低矮的厨房里。我盼望着玉米枣窝窝快出锅。

待枣窝窝一出锅，我就迫不及待，流着口水，用衣服袖子包着枣窝窝，贪婪享受着那个时代的人间美味。枣的甜混着玉米面的香，唇齿中溢满了香甜。那是那个时代天下最好的美食。

娘舍不得吃，在一旁微笑着，静静的，慈祥的，看着我，眼里充满柔柔爱意。是高兴，是疼爱，是满足，是未来的希望，也是贫困生活下的无奈。娘将含枣的玉米窝窝，放了又放，留了再留，为了让我们多吃一顿，娘就吃点不含枣的窝窝，那时的清贫，那时的娘充满了心酸，充满了无奈！

到后来，家里分了责任田，每逢农忙时节，由于没有时间做菜，晚上娘将枣泡好，发好面，凌晨时分，娘舍不得喊我。疲劳辛苦的娘早早起床，和面，放枣，一个个枣馍在娘的手下变成了美食。

当我睡眼惺忪起床后，吃着娘做的香甜可口的枣馍，不用吃，就是美味。有时农活实在太忙，娘就将枣馍带到田间地头，望着满头大汗的娘，望着一脸疲惫的娘，望着衣服湿透娘，吃着娘做的枣馍，所有的饥饿，所有的疲劳，所有的辛苦，所有的付出，在那一刻烟消云散。此时此刻，唯有枣馍包裹着亲情洋溢在我的周围，唯有母亲爱在我心中流淌……

而如今，想吃顿枣馍，变得易如反掌，小摊、馍店、超市都有枣馍。今天难得清闲，家里有白面和枣，给爹娘做点枣馍送去。此时厨房里飘荡着浓浓的香甜，锅上的蒸汽交融着甜蜜的回忆，恍惚间好像回到了过去，回到了童年，是当年娘的味道。为爹娘做一次枣馍，是回报，是感恩，是香甜，是回忆，是知足！当枣馍出锅的那一瞬间，再次回忆起孩提时代，在老家灶台旁，眼巴巴盯着锅里，看枣馍出锅。田间地头，吃着娘送来的枣馍，脑海里浮现出娘疲劳的神情，眼泪禁不住掉下来……

时过境迁，光阴荏苒，娘老了，眼花了，耳背了，头发白了，脚步也不敏捷，但小时候，娘做的枣馍，在脑海里依然是